

内脸

王威廉 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I always
think
of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I am
alone
and
the
moon
is
high
in the
sky

014044103

I247.7
1651

内脸

王威廉 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31641

I247.7
16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脸 / 王威廉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2

(中国文学新力量)

ISBN 978-7-5513-0674-4

I. ①内…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743号

内脸

作 者	王威廉
责任编辑	周琄璞 靳 婷
封面设计	焚香图文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74-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100



王威廉

我们为了虚构的真实，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努力寻找着一个稳定的支点：我们不惜把自己变形，甚至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甲虫。但无论如何变化，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让笔下的人物远离我们，而是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人物更加贴近我们的内心与存在。

王威廉

目 录

1 / 内脸

73 / 第二人

110 / 水女人

160 / 没有指纹的人

217 / 暗中发光的身体

276 / 秀琴

305 / 后记：在困境中获得自由



内脸

当你在 KTV 昏暗的光线下看到戴着套子的话筒时，心中长久以来难以言状的遗憾突然有了一种直观而强烈的答案。那就是自己就是那只话筒，无论干什么总是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套子，虽然和任何事物都有所接触，但是归根结底却和任何事物都没有接触。你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你还不色情地回忆了自己生命中早已烟消云散的几场爱情，你悲哀地意识到你不止是戴着套子做爱，而且还戴着套子谈情说爱，所以接二连三的恋爱生活并没有让你明白爱情为何物，而是恰恰相反，让你越来越不能理解爱情究竟为何物。

你还记得你和第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主动帮你戴好那个橡胶做成的玩意儿，而且从来没有一次遗漏过这个环节。当你有一次处心积虑地试图错过这个环节时，她让你看着她的眼睛，她

对你说灵魂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你诚惶诚恐地点头赞同，你感到她的眼睛像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你觉得自己渺小得快要被淹没了，你在一阵眩晕中赶紧闭上了眼睛。到了你和最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试图学习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控制幽暗的身体内部。你们需要绘制出她一个月内的体温曲线图，以便确定她的排卵周期（像个动物学家干的事情），可当你看到她嘴里天天含着那种过于灵敏的温度计时，你觉得她像是一个感冒发烧的病人，对她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致与勇气。

自始至终，你没有尝试过一次天然的接触方式。

当然，这一切对你现在来说重要的已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更多的是象征的意义。你觉得你从一开始就被小心翼翼却是铁石心肠地隔绝了起来，你被那种深层次的拒绝弄得痛苦压抑、气喘吁吁，然而直到最后却依然是无计可施。你已经有些年头没有和女人在一起度过了，你回忆起昔日的种种，发觉很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堪，你所能记得的仅仅是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因为微妙，所以难以描述。你喜欢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幻想起某个当初的场景，心里的似曾相识的感受便蒸汽般地升腾而起。你嗅到了爱情飘散后的残存余味。

二

戴着套子的黑色话筒在形态各异的手中缓慢传递，你的目光像绳子一样牢牢拴在话筒的把柄上。就在你的目光变得迷离和木讷之际，你看到话筒被一只过于柔软和多情的手接了下来，你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手的主人。和你猜测的完全一样，这是虞芩的手，



她的手和她的脸以及她的身体一样都是过于柔软和多情的。你盯着她看的时候，她的手突然做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事，糟糕的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事居然改变了你今后的生活轨迹。

虞芩用纤细的指尖把话筒的套子摘了下来，扔到了面前的茶几上，她说：“有这个东西包在上面我唱不好。”

大家只是微笑着默许了她这个有些吹毛求疵的小举动，他们或许觉得这不过又是一个女人借机表现自我的小伎俩而已。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小举动在你的内心却激起了电闪雷鸣般的震颤。在你看来，虞芩摘下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话筒上的套子，她摘下的更是笼罩在你生活上方那个阴魂不散的套子。她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式给了你启示和希望，仿佛是神灵给你的额外恩宠。

你浑身上下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像是受到命运力量的推挤一般你向虞芩的身边挪了过去。你表面洋溢着和别人一样空洞的笑容，心里却激动得发了疯，你想把虞芩的那只摘下套子的手像宝贝样攥在手心里，一直紧紧攥着，直到她痛得叫起来。

虞芩唱完了一首歌，你大声叫好，然后你突然像赌徒一般对她说：“我能和你合唱一首歌吗？”这是你和虞芩认识以来说的第一句话。

虞芩只是转过脸来看了你一眼，并无太多的表示，她淡淡地说：“好。”

没有人留意你这次精心策划的举动，在这种暧昧而昏暗的环境中你的这个举动完全符合环境的性质。你们唱了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激情让你忘记了羞涩，因而你唱得格外的好，比你中学时代听着老式磁带练歌那会儿唱得还要好。虞芩显然感受到了来自你的刺激，她第二次转过脸来看了你一眼，正好与你四目相对，她的眼睛里有你预期获得的惊奇。她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认真劲头来回应你

的挑战，她的嗓音仿佛天籁，即使你发挥得再出色也不可能超越她。

你们的合唱赢得了几声醉醺醺的掌声，你知道这要比那种文质彬彬的掌声珍贵得多。你微笑着看了虞芩一眼，悄声说：“谢谢。”

虞芩的脸突然间就有了红晕。

根据虞芩后来的解释她的脸红完全是由于酒精的作用，可你即使在听了她的解释之后也依然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那是她无意识中传达出来的信息，她对这个男人有所动心，起码有所触动。正是基于这个大胆的判断（或许是假设），你才敢在曲终人散之际向她表达渴望与她单独交谈的意思。她先是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路，然后趁着别人在拦的士的空当对你说：“半个小时后这里见。”然后她就和其他人上了一辆的士，而你和另一些人上了另一辆的士。你心里居然有些庆幸你和虞芩并不顺路，这样你可以暂时冷静一下，想想等会儿应该说些什么。

当你在夜色中看到虞芩乘坐的车朝相反的方向驶去时，你不能不想到，你们的第一次约会就从背道而驰开始。

二十分钟后你已经返回了约会的地点。你借口有事提前下车，然后重新打的就回来了。你觉得时间像生铁一般沉重，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几乎神经质地反复不停拿出手机来看时间，生怕超过虞芩约定的半个小时，哪怕只超过一秒，都是你不能忍受的。然后，你站在这里开始了耐心的等待，每一秒好像被拉长了，你体会着那种幸福感，你不能确定这种幸福感在等会儿的谈话之后还能保持多久。

虞芩终于到了。她刚刚从打开的车门那儿露出半个身子你就跑了过去，你像个酒店侍应生一样迎接她的到来。她对你做的这一切还是淡淡地说：“谢谢。”



你们肩并肩在茫茫黑夜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你现在内心满是惶恐和幸福，你怕你一开口就只剩下惶恐了。这时你才发觉和虞芩在数小时之前还是陌生人，只是那种陌生被你一厢情愿的激情给遮盖了。

还是虞芩先说话了，她说：

“你认为我一定会回来吗？我回来是因为什么？”

你认真想了想她的问题，然后说：“我不能确定你是否真的会回来，但我愿意等；既然你都回来了，还需要原因吗？”

你看到虞芩微笑了。

这个晚上并没有发生你所期待的艳遇，然而却让你有了更多的情感收获。你们去了一家通宵的酒吧继续喝酒，你们并排坐着，一杯又一杯地把冷凉的啤酒喝下去。你迷迷糊糊地说着自己的各种愤怒和困惑，虞芩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和你碰一下杯子，玻璃杯清脆的声音在午夜如同灵魂深处裂开的缝隙。后来，你有些兴奋地感到虞芩的头靠在了你的肩膀上，你转头去看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她睡着了。你并不觉得失落，你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证明你是个能给她安全感的人。你就那样静静地坐了一个晚上，直到她在清晨醒来。你们还一起去吃了早餐，她的情绪很好，和你还说了好些玩笑话，你问她下次能不能再一起出来玩，她说那要看时机，不要强求吧。你说对，然后你们就这样分开了。

你回到家，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她睡觉的样子。那是婴儿一般深沉而贪婪的睡眠，有一小会儿她甚至还说起了梦话，令你不知所云。你只是外在于她的睡眠世界，你只能外在于她的睡眠世界。

三

你是在和新来的女领导握手的时候重新怀念起了虞芩的手。

那女领导的手绵软中透着矜持，最遗憾的是有一层冰凉的东西包在她的手上，你很明显地感觉到了，你还微微用了一点劲，否则觉得那手总是就要滑脱似的。无形的手套，你在心里想。女领导后来多看你好几眼，还和你多说了一些场面上常见的話，你知道自己刚才握手时的使劲好像显得别有用心，可事已至此，你只能继续演戏下去了。你无所畏惧地对视着领导的眼睛，而不是低下头来或是虚开视线。

最令你想不到的是，最后女领导走出你的办公室前又重新和诸人握手，你不得不再次伸出自己变得有些僵硬的右手。你在想象中把自己的手看作是没有任何感受的塑料假手，然后和女领导的手握在了一起。女领导的手突然也对你使劲了，你感到那层冰凉的手套似乎摘去了，心里不由暗暗称奇，这种惊奇让你的手又使了使劲。你实在很好奇对方这手的千变万化，你觉得那手仿佛是没有外壳的鸡蛋，内部没有任何骨骼的支撑，那层冰冷似乎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使劲捏的话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就这样，你研究完毕，松开了手，女领导意味深长地看着你，你这才知道这下坏了大事，自己这是怎么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一个危险的游戏。

你突然开始强烈地思念起虞芩。

直到你在女领导的床上时你还在强烈地思念着虞芩。

比起政治活动中的不自由，日常生活中的不自由显得更加难以自拔，你为了这个危险的游戏付出了太多的自由。在往后的日子里，



你经常被领导叫去谈话，每次都是东拉西扯可你总得笑脸相迎，有时你还主动找一些话题让气氛变得更加轻松和活跃。你这样做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卑贱，但是这种自我糟践的感受与想法却让你感到舒服，你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逻辑链条断裂了，你被一片昏暗的帷幕给蒙住了脑袋，无法突围出来。这种奇怪而可耻的快感陪伴着你，让你把危险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你知道这个游戏的终止权不在你的手里，就如开始权不在你手里一样。

很多时候，你就在办公室里和女领导做事，谈不上做爱，只是赤裸裸的性交。女领导作为离异多年的女性，在性方面严重匮乏了很多年，现在简直像是火山喷发了一般，有着几乎难以满足的欲求。有时候你感到疲惫不堪却又无法拒绝，你就像是免费的性援交者一般。不过这样的说法也不妥帖，援交者拥有拒绝的权力，而你却没有。或许称你是某种意义上的奴隶才更为恰当。你努力想消除自己作为奴隶的屈辱感，所以你每次做得格外卖力。看到女领导每次强忍着快感的号叫你还是有了一丝轻微的成就感。但是，你每次都要积极主动地给下面的小弟戴上帽子，而在女领导威严的审视下你觉得自己像个玩弄生殖器的小猩猩。这种时刻你总要想起其他事情，经常还想起虞芩，想象她会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行为。然后，你就丢掉思想的包袱，走向女领导的身体。她的身体刚开始像穿了件紧绷绷的雨衣，可到了后来你感到那层雨衣脱掉了，剩下的却只是虚空，没有你需要的那种真实的质感，这让你感到无比惊讶。你会在某一瞬间以为眼前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幻觉而已。

可这并不是幻觉，或许你已经难以分辨现实和幻觉的差别了，你看到女领导望你的眼神越来越柔和你甚至在想这个女人是不是爱上你了。她在脱掉那层无形雨衣之后其实更像是你从前的某个女朋友，直到你看到她经过精心修饰的眼睛之际，你才被那褐色瞳孔中

的光芒所击中，那里面似乎透露出无形雨衣的全部奥秘，仿佛是一把门锁的锁眼，你在心里笑了起来。你吻在了她的眼睛上，她自然垂下了眼帘，这一刻你才感到了征服的快感。要说另外具有成就感的时刻，那就是你静静坐在那里，看着她脱衣服和穿衣服，因为它们都是毁坏秩序的时刻，或者说是权力秩序和色情秩序过渡处的狭窄缝隙，你在这里享受到了难得的虚无。

那样的时刻你仿佛站在云端之上。

四

虞芩很久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你，你也坚持着不去联系她，在每日的想象中虞芩的形象前所未有地丰满了起来。不过你异常清醒地知道虞芩已经被你重新创造过了，想象中的虞芩和现实中的虞芩必将判若两人。——这是你以往全部的恋爱经验告诉你的声音。你变得焦躁不堪，因为你知道这样下去你将爱上一个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的人。

你主动向虞芩打了电话，提出想见面小聚，虞芩居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让你喜出望外。你们约好了在上次一起度过的酒吧见面，你感到你又重新抓住了真实的虞芩，延续了属于你们的共同历史。

焦急的等待过后，到了见面的时候。你远远就看到了虞芩，她的淡蓝色迷你裙让你整个人紧张了起来，因为你的目光在裙子下方的停留超过了约定俗成的时间。正如一开始就发现的，她的一切都有着过于柔软和多情的特性，她修长的双腿也并不例外。你不敢说你真的开始爱上她了，但你绝对开始迷恋了，仅仅为了这样独特的



柔软和多情也应该迷恋。你对她说：

“我想你了。”

这样的开场白是出乎你意料的，你并不喜欢直白，但是长久以来的情感折磨超越了你固有的胆怯。你等待着虞芩的回应，即使她不说话你相信从她的表情上也可以看出蛛丝马迹来。可是，让你失望的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或说你没有发现任何期待中的东西，这让你不得不更加认真仔细地研究起她的表情来，她左侧脸上的一颗细小的黑痣都被你发现了，你对着那颗痣看了很久。这时，虞芩向你转过脸说：

“看够了没有？”

你不知该怎么应对这样有些嗔怒的指责，你本可以用油腔滑调来说没有看够因为你很美之类的话语来弥补这样的尴尬，但是你没有，你觉得虞芩或许是个比较严肃的人，所以你感到有些张口结舌的尴尬。虞芩看了你一眼，再次开口说话了，她的语调中没有任何生气的成分，还是比较平淡。她说：

“不好意思，你那样是看不出我的任何想法的，因为我的脸不能完全反映出我的心思。”

你说：“那当然，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虞芩睁大眼睛望着你，用着重的语气说：“你误会了，我不是和你探讨哲学，我说的就是生理问题，我的脸部得了一种病，所以在表情方面有些迟钝。”

这下你真的丧失了言说的能力，不仅是因为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虞芩身上，你不由得有了更深一层的疑虑，那就是自己过去在对虞芩的了解上面或许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因为你一直是在用观察得来的印象来组织对她的经验，而这一切原来都是病态的，不能吻合的，所以虞芩所想的和你所看到

的极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你的这些想法让你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这让虞芩显得很不安，她关切地说：“是不是吓到你了？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没有，没有。”你有些掩饰地笑了起来，说，“这不过是个小问题嘛，病慢慢就会好的。”

“或许吧，不过就现在来说，还不可能完全康复。”说完她对你微笑了一下。

你赶紧说：“你看你笑得多么漂亮，还说不能表达你的心思？”

“我也就只剩下微笑了。”她说。

“微笑是最美的表情啊。”

你向她举起了酒杯，她也举了起来，喝了一小口。她接着说：“可我觉得有时很别扭呢，明明我是高兴的，可是却显得冷淡；明明我是在乎的，可是却显得无所谓；明明我是难过的，可是却显得漠不关心……”

“你可以微笑啊。”你提议。

“可我不能总是微笑吧，那样真的会觉得重复和厌倦，还不如没有表情呢。不过，坦率地说，我越是面无表情很多男人对我却越是感兴趣，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呢，不过我知道，他们都不了解我，更不可能理解我。”

虞芩的话让你警觉起来，她所说的那些男人包不包括你呢？在你看来，显然是需要澄清的。你说：“你也看出来了，我对你很感兴趣，但是我却是感兴趣你的……多情。”你差点把揭去话筒套子的事说出来，但是觉得很不妥当。你解释说她的举手投足在你看来都很多情，洋溢着她独有的个性，以至于你都没有留意到她刻意的冷漠。

你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你看到虞芩再次微笑了，你感到很开心。



这个话题没有再继续，你们转而聊了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电影和音乐之类的，你发现她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对于很多艺术细节的提出超乎你的所料。不过，这次你们没有一起通宵，快十二点的时候虞芩站起身来说，晚了该回去了。临走前，虞芩坦率地告诉你，和你在一起她感觉很愉快，很舒服，但是她却感到有种淡淡的眩晕和恐惧。你对她的说法感到有点惊奇，问她是来自哪方面的恐惧，她却不肯说了。你认为虞芩应该又开始焦虑她的病了，就不要再深究了，你只是轻声安慰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五

女领导对你的服务越来越感到满意，你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你日益增多的依赖。你们早就说好下班之后没有重要的事情不再用任何方式联系，但是女领导已经给你来过三次以上的电话了，而每次也就是聊聊天，问你吃饭没有吃了什么之类的问题，语气温柔，不像领导的视察，而是情人的关怀。你变得有些焦虑起来，这样的发展你始料未及，你害怕自己那种工具般的身心会慢慢地缓解和融化掉，到头来却一无所有。

你放大胆子，试着和女领导调情的时候敷衍了事，或是显得漫不经心，以便达到某种疏远的目的。但是女领导没有发现你的怠慢，或是根本不介意你的怠慢。你干脆像条死鱼一般躺在了床上都不动弹了，你微微眯着眼睛偷看，女领导会不会突然爆发起来？果然，女领导开口说话了，她说：“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呢？”你从嗓子眼里胡乱仓促地哼了几声，女领导竟然说：“那你闭上眼睛休息吧，我